

# 讀書看報 字裏見人間

黃湛森的書架上，有很多書。在這一節，我們展出其中 36 本他在青少年時常看的書。這些書，五花八門，亂中有序。它們紀錄了一位讀書人的私人口味，也展示了五十年代香港的集體胎記。就是這個胎記，教戰後嬰兒一輩，文及今古，學兼東西，不分雅俗，然後慢慢靠近西洋，在心智上拆牆破壁，迎接現代。黃湛森這 36 本書，有歷史。

五十年代的香港，社會轉型，古今交界，學中文，一定由古開始，然後及今。黃湛森常看古書，中文底子，一早打好（黃霽筆記《只得任其銹蝕》）。黃湛森的國學「基本知識」包括《四書釋義》、《古文觀止》和《文心雕龍》。他的少年閱讀兼及戲曲，讀《牡丹亭》吸收文采，讀《梁祝》聽到心曲。1954 年越劇電影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在港上演，大為轟動，黃同學珍藏了該劇的文字本。相信黃湛森自己都不知道，他會在長大後以黃梅調合唱歌聲和電影配樂，跟梁祝再續前緣（相片：《文心雕龍》《幼學故事瓊林》《四書釋義》《讀詞常識》《牡丹亭》《華東地方戲曲叢刊》）。

如何由古入今，是現代中國人的一大課題。五四是一個重要的轉折。五十年代距離辛亥革命只有四十多年，在少年黃湛森的世界，新文學運動是一本油墨還未乾透的書，五四人物（例如丁玲、胡適、曹聚人）和想法（例如自由主義空前的政治意義，就是容忍反對黨），定期在這個殖民地中學生的手上，翻來覆去（黃霽筆記《緣堂隨筆》；相片《文思》《教師日記》《胡適選集 雜文》）。

除了五四，傳到香港的，還有文人流徙的心情。

南來作家眼中的流徙風光，跳動又悲情。徐訏寫逃避，別離，蹉跎，寫在顛波的命運中憔悴。南宮博寫歷史小說，少寫一板一眼的歷史，多寫現代人赤裸的人生。易君左擅寫遊記，沿途記下家國世情，遊到香港，親眼目睹 1956 年雙十騷動，下筆難過。黃湛森掛過國旗，見過騷動，對這種心情，完全明白（相片：《進香集》《易君左遊記精選》《香港方物志》）。

流徙過後，眼前是個新的世界。五十年代的香港，跟黃湛森的書架一樣，華洋雜處，新老兼容，不問出處（延伸閱讀《五、六十年代流行文化與電影》）。在文學世界，元代散曲與莎士比亞四百年生日祭共存。五四運動、胡適、易卜生、蕭伯納、「為人生而藝術還是為

藝術而藝術？」等人和事，讀書人常掛咀邊。他們通過翻譯，接觸西洋。通過接觸西洋，他們認識羅素，仰望湯恩比。他們開始由以前從未想過的角度，探討如何寫詩、畫畫、演戲、唱歌，並用以前以為不可能擁有的力度，思考宗教、政治、戰爭、人生、愛的真諦和人類的抉擇（黃霑筆記《小說》《克麗絲蒂》《再說 Christie》《得以不老》《覃子豪詩》《圖書館》；相片《文學世界》《文學雜誌》《Existentialism and Humanism》《羅素電視對談錄》《音樂入門》《曲調作法》《怎樣演戲》《Waiting for Godot》《三毛流浪記選集》）。

因為如此，黃湛森的書，不少書名印有「現代主義」四個大字。現代主義，名稱嚇人，說穿了就是挑戰傳統，破舊立新，不論行山還是做人，都堅持要行一條未行過的路。托時代的福，黃湛森及其同學，可以兼讀多看，《文心雕龍》與《等待果陀》相棲相宿（黃霑筆記《年年歲歲一床書》《亂作一團的秩序》《向黃河先生自剖》）。這一條路，在整個大中華很少人行過。今天，看見黃湛森這 36 本書，我深深確認，香港行的，原來就是一條現代主義的路。